

第 21 屆臺北文學獎【年金類·第二階段】決審會議紀錄

會議時間：2020 年 11 月 20 日（星期五），上午 10：30～12：30

會議地點：文訊雜誌社會議室

評審委員：向陽、宇文正、陳雨航、陳素芳、廖志峯（依姓氏筆畫排序）

列席人員：封德屏、楊宗翰、詹宇霈、廖非比（文化局代表）

會議紀錄：林文心

「第 21 屆臺北文學獎」之「臺北文學年金獎助計畫」，自 2018 年 11 月 1 日徵文至 12 月 31 日截止。總計來稿 83 件，經初審後有 72 件進入複審。由四位複審委員王盛弘、周昭翡、藍祖蔚、蔡昀臻選出 13 件晉入決審。2019 年 3 月 26 日召開第一階段決審會議，由向陽、宇文正、陳雨航、陳素芳、廖志峯五位決審委員，評選出三件寫作計畫入圍：徐振輔《西藏度亡經》長篇小說寫作計畫、敷米漿《洗車人家》、陳柏言《溫州街的故事》。入圍者各獲頒證書一張及獎金新臺幣 20 萬元整。

歷經一年，入圍者皆已依計畫完成寫作。決審委員於 2020 年 11 月 20 日召開第二階段決審會議，評選臺北文學年金的最終得主。會議開始，執行規畫單位《文訊》雜誌社封德屏社長開場後，各位委員推舉陳雨航為主席，主席請委員們分別針對三件入圍作品發表看法。

【按：入圍作品「溫州街的故事」完成後易名為「溫州街上還有什麼？」】

徐振輔《西藏度亡經》

宇文正：先就整體而言，這三部作品非常不同。陳柏言的短篇小說集《溫州街上還有什麼？》是著眼於文學菁英的心靈世界；敷米漿的散文集《洗車人家》則是蹲低了身子，去素描勞力階層的人生；還有徐振輔對著自然環境、旅行冒險、理想追尋所寫成的長篇小說《西藏度亡經》。這三部作品各自用不同的視角與文字來跟世界對話，都很令我感動。

先談《西藏度亡經》。大概地說，這部小說是一場尋找雪豹之旅，在

追尋的過程中，作者插入了兩個疊套小說：一個是假託日本修行者的西藏行腳所寫下的一部作品《馴羊之城》，講述 1950 年代西藏戰爭、土改時期的拉薩；另一個是在拉薩傳統市集裡遇見的小販，他秘密收藏了雪豹的毛皮，於是以〈多重夢境〉這章來記述小販少年時想要打獵救父的成長故事。與小販的相遇也啟動了敘述者的瑪洛之行，他來到瑪洛、遭到驅離，最後卻是在動物園見到了雪豹。這是小說大概的脈絡。

我記得當初看試寫稿，作者寫的是與死亡擦身而過的情節，那時以為會是戲劇性很強的小說，但讀到成品才發現，作者是從自然書寫的旅人筆記入題，這跟當初預期作品整體的氣味很不一樣。

敘述的過程包括了西藏的風土與博物誌，並鉅細靡遺地書寫了動植物、自然景觀、風雪、地質，同時更呈現人對自然環境破壞的深刻思索，還有工業革命以來，人類何去何從的大哉問。從遊記小說的角度來看這部作品，他是從一場驚心動魄的旅行，去建立、知覺所謂旅行的意義。透過身體與地方重新連結，來感受「地方感」與「地方之愛」。當中有一些非常深刻雋永的體會，例如：「從某個年紀開始，世界隨時都會剝奪每個人曾經認為很重要的東西」，而這個壯遊的紀錄，好像就是要接住那個不可言說的、重要的東西。

更可貴的是，作者在這樣的青春年華，是如此奮不顧身地投入對世界的好奇之中。這部作品顯現出八年級世代的關懷與思考，其中有三處令我感動的地方：第一是對環境問題有強烈的切膚之痛；第二是擁有極佳的行動力，包括語言能力、自然專業知識，以及所投入的勇氣，全力追尋自己想要的，並且完成這段旅程；最後則是展現完全不同於上個世代的理想與價值觀。這是一部讓我非常感動的作品。

廖志峯：關於這部作品，我一直被题目的「度亡經」所影響，作品缺乏對佛經、度亡經或者輪迴等宗教的解釋。閱讀時一直糾結在這裡，覺得困擾。作者有寫到死亡，只是跟我的預期不一樣。作者的書寫非常迷人。我認為最好的是〈雪豹〉一章，〈馴羊之城〉也寫得很棒，仔細描寫環境，宇文正提到疊套小說的部分也非常精彩。

整體來說，這部作品進行了細緻的田野調查，將藏人的生活、文化用小說的形式呈現出來。只是最後一章〈馴羊之城〉的結尾〈動物園〉嘎然而止，有種故事未完、沒有觀照到整部作品的感覺。尤其

序章〈雪豹〉是精采的開篇，我會期待後面有更驚喜的東西出現，結尾若能夠扣回大主題就更好了。

宇文正：可以將「度亡經」想成形容詞，是雪豹的度亡經。

陳素芳：這部作品在入圍時我就很支持。〈雪豹〉一章，非常精采。〈雪雀〉講「藏戲」，以及前面提到的〈多重夢境〉、〈馴羊之城〉，都寫得很好。不過，初讀時發現有些試寫稿中的元素，例如描繪亡者進入中陰之身、母親生病或父子關係等情節，在成品裡未見到，而且作品的敘事觀點、書寫次序，都跟最初看到的不太一樣。試寫稿中主角旅行的原因跟母親有關，而完成的作品中，主角就只是一位單純的旅人，以上幾點都令我感到困惑。

再次細讀之後，發覺作者將試寫稿中的元素，打散之後再組合，變成旅行小說。其中有批判、反省與報導，只是有太多篇幅在講述宗教的由來，報導的比例過重，讀起來有點艱澀。作者文字的功力毋須多說；而且在這三部作品中，這部作品的層次豐富，思考的面向也最多。

向陽：這是一部很博學的小說，包含了佛教經典、人類學、博物誌，各種知識和生態，作者對森林也很了解，山谷鳥獸都有表現出來。以《西藏度亡經》為題目，可將「度亡經」當成隱喻，其中有好幾層象徵：西藏的自然生態，是以「雪豹」作為主要象徵；西藏的文化，是以「藏戲」作為象徵，同時也提到政治和宗教的困境。小說內容有回應「度亡經」的標題。

小說的章節架構都表現了作品的重點：〈拉薩〉具有政治性，〈多重夢境〉談藏人的人生問題，〈度亡經〉談西藏的歷史文化，〈雪雀〉則是西藏的藏戲文化。而最後一章〈馴羊之城〉，就像志峯剛剛提到的，〈動物園〉的確偏弱。故事開始時給讀者豐厚滂渤的感受，但最後卻只留有神傷，雖然可惜卻無損作品的精采，小說本來就有各種可能。這部小說有兩到三條線在穿梭，彼此跳接，就算把跳接的部分抽掉，單從一篇來看，還是很完整的作品。所以從結構與敘事技巧來說，都很高竿。我最欣賞的是第二章〈多重夢境〉、第三章〈度亡經〉處處都有隱喻，與其它章節互相串聯、呼應。雖然作者很年輕，但駕馭小說的能力非常高。

陳雨航：作者的組織能力很強。我主要想到兩個問題。首先，這部算不算是

長篇小說？讀完時在想，作者為什麼要這樣處理？有可能是作者無法處理一個比較長且架構連貫的長篇小說，所以用另一種方式，將故事巧妙的組合起來。

另外一個問題是，以西藏為主題的作品汗牛充棟，可是在〈拉薩〉一章中，作者虛構了一本不存在的書《馴羊之城》，作者是宇田川慧海。雖然真實世界中沒有《馴羊之城》，可是有一個人「河口慧海」（1866~1945），是第一個進入西藏的人。1903年他回到日本後，在報紙上開始連載《西藏旅行記》，1904年出版。河口慧海能夠比別人早進去西藏，是因為他喬裝成漢人和尚從尼泊爾進去。而在《西藏度亡經》裡的宇田川慧海也很類似，也是從尼泊爾進去。作者將此人取名為「慧海」，就是在提供線索給讀者，應視為致敬。

宇田川慧海跟河口慧海，中間差了半個世紀。20世紀初河口慧海已經出書。作者設定宇田川慧海的時間是在1949年以後，就可以將中共對西藏的政治操作、武力鎮壓等都寫進來。作者一定是讀了許多相關的資料及作品，才有能力在這章中以假託的方式整理這段歷史，既轉化資料又能說自己的東西。

我本來也覺得作品應是與佛教密切相關。讀完之後覺得這部作品就是徐振輔對西藏的「度亡經」，第三章〈度亡經〉以及第四章〈雪雀〉是對西藏、對一般人所嚮往的香格里拉，或也可視為傳統西藏文化的輓歌。

以「雪豹」開篇是高竿的手法，給讀者一個完整的序章，但最後只用幾行結束，是高手。作者的意思應是之前雖然「被野生雪豹拒絕」，但已經無所謂了，因為可以去動物園看，雪豹就在那裡，但已不是心目中的雪豹形象了。「讓人看一眼就心如刀割的眼睛」，一句話寫盡了所有關於雪豹的失落。

敷米漿《洗車人家》

宇文正：如同剛才所說，這本作品是蹲低了身子在看世界，是作者從洗車業所悟得的種種人情世故。在這個行業中，他吸納很多社會底層的勞動者，他們從何處來？要往何處去？同時也不斷離別——作者用「遺棄」來形容。洗車店吸納吞吐了一些人，留下他們的故事，從中叩

問：到底是誰救贖誰？誰同情誰？

這本散文集的筆觸不刻意溫暖，也不悲情。作者試圖從工作以及交會的人事中，去懂得一些道理、確認一些原則。作者很正面，卻不是刻板的勵志，而是深刻體認人生的艱難後，所展現的素樸力量，是讀來很感動的作品。

廖志峯：這三部作品都有自己的處理方式，取決於我們要從技巧的角度去看，還是要直接在故事中被打動。《洗車人家》是直接用故事打動我，不是沒有技巧，只是跟過去的文學獎作品很不一樣。當然也有一些問題，像是描寫父親的部分，結構有點弱。

不過他展現了更真實、更生活的寫作面向。以文學技巧或者做田野調查的功夫來說，《西藏度亡經》無庸置疑。但我的思考是這兩本作品到底誰較能直接打動我？《洗車人家》中很多故事會讓人有點心酸，會聯想到《做工的人》或《陽光普照》，是真實的故事，體會深刻，尤其是提到更生人或年輕人的困境，會觸動讀者的心情。

陳素芳：這篇作品也很打動我。敷米漿已是暢銷作家，善於使用大眾文學的手法創作，閱讀雖然流暢，但是較缺乏創作技巧，直接寫下創業過程，卻缺乏剪裁，我相信經過剪裁後會是一部更精緻的作品。其中有很多故事及人物都很深刻；但是寫了太多的洗車技術，例如如何打磨板金。剛開始很好看，但後來不斷重複就顯得冗蔓。另外，伏筆有時揭開得太早，若是能稍微拖延，可以帶出更大的張力。尤其是作品中出現的人物都很相似，讀了前面大概就知道結果。當然，故事中的人物最後必然要離開，只是離開的方式太容易被猜到。

這部作品感人的地方在於人物的特殊性，以及透過跟這些人物的互動。其中作者對自身的反省，展現出作品的誠懇之處。此外，作品關於父親的描寫可以更多一些。父親是勞動階級，原本不希望作者進入洗車行業，但現在卻有種得以承襲父志的感覺，這其中的衝突、價值觀的角力，以及後來因為工作得以靠近父親，相信有許多可以著力描寫的過程。

廖志峯：爸爸的部分寫太短，真的很可惜，是結構問題。

宇文正：作品中有提到自己曾是作家，卻沒有提到身份轉變的原因。其中的痛點，應是很值得書寫。

向陽：如委員們所講，這部作品很流暢，也很動人，講述一個我們很不瞭解的世界——洗車工人的心境、遭遇，以及努力到最後卻仍然無法撼動主流價值的悲哀。作者本身很懂得講故事，在故事處理上不會太扞格，段落、節奏、對話都很好。

有幾點比較可惜：第一，這篇到底是小說還是散文？宇文正說是散文，但他申請時卻是小說，這是文類上的混淆。再者，他一直強調自己是作家，好像要加一個引號是「淪落為」洗車工人。那麼，中間這段過程就很重要，就算是散文，也應該加幾個小節去談。第三，父親的角色很重要，因為父親是工人，到老還在幫他修理東西，但卻未書寫父親的心理轉折。

而題目「洗車人家」似乎是在迴避，使用「洗車工」或「洗車的人」都會比這個標題好，因為當中看不到「人家」。不過幽默是他的一大優點，把人生的哀愁用一種嘲諷、自我調侃的方式來表現，是很多大眾文學家所擅長的。

陳雨航：這部作品提到了幾次「要蹲低再蹲低」，這是一個工作的姿勢，也是一個寫作觀點的姿勢，令人印象深刻。先談作者，他是老闆，是作家、知識人，也是文學人。他想當一位好老闆，結果因為現實的壓力無法做到，他面對各式背景的員工，有嗑藥的、坐過牢的，還有高中就讓女友懷孕的，他想對他們好，也沒有要求回報。但問題就在於：你對他們有九分好，只要某天，你按捺不住發了一分脾氣，就結束了。

這部作品最棒的就是故事，每個人背後都有很龐大的故事。身為一位小說家、做工的人、老闆，太多的身份讓他無法繼續追索。因此所有交會過的人到最後，都不知道究竟怎麼樣了，因為無能為力，令人唏噓。作品的紀實性相當高，也呈現許多人的弱點和困境。這部作品的好處就是沒有勵志效果，因為是取材自現實生活的故事，現實殘酷，很難勵志。

就像廖志峯所說，這是最沒有文學獎味道的一部作品。在閱讀前兩部作品時，我還在想到底是哪部好？但讀到這部時，我就被打動了，我在想，文學的本質到底是什麼？是最好的文字嗎？

流暢的文字是創作的的基本能力，這部作品在技術跟結構上確實較弱。但是談到文學本質，我們要追求的是什麼？我們要如何選擇？

我不得不承認，在這三部作品中，這部最能打動我。

向陽：談到文類，這篇很像非虛構、報導文學。

陳柏言《溫州街上還有什麼？》

宇文正：作者對溫州街所承載的文學與歷史氛圍，有種少年的孺慕之情，於是他化身成不同角色，在不同的歷史時刻去靠近、去追尋。溫州街不再只是溫州街，是這位擁有敏銳文學觸鬚的敘述者的啟蒙之地，是作者的漫遊時光，我認為這本作品展現了一位文青辨認自己的過程。

作品中多篇都在書寫死亡，如〈采采榮木〉裡閱讀邱妙津的少女、〈湖〉裡消失在旅行中的外曾祖母、〈日系快剪〉寫妻子過世的鰥夫、〈空地〉寫母親之死，一直到〈雨在芭蕉裡〉的許壽裳懸案，甚至是〈文學概論〉的文學社團之死。溫州街等於是一枚活化石，保留臺灣文學的某些氣味與身影；不是紀念館或櫥窗，就像作者在最後一篇〈溫州繪測〉中提到沒有辦法刻舟求劍，是因為水仍然在流動，舟仍然在移動。文學未死，因一切都還在流動之中。

作品展露了脆弱敏感如薄翼的少年維特之心，其中一篇一篇之間似乎沒有一個貫穿的人物，但仍是將少年對文學的孺慕之情投射在溫州街當中。雖然跟前兩部作品很不一樣，但還是很動人。

廖志峯：三部作品中，我花了最多時間在讀這部，因為作者放了太多的暗語和密碼。文學技巧跟精緻程度，一點也不輸給《西藏度亡經》，其中很多文本都很精采，像是他談許壽裳跟大學國文選重新出土，有著重建文學史的意圖。

但我會想問，「文學是一種邀請？還是某種內封的東西？」這部作品的自我耽溺氣味很強烈，讓我花了很多力氣去拼湊暗語，想逐一對上線索，但還是不太清楚。作者很用心，技巧跟設計都很精采，但是太耽溺在學院的氛圍。在一個文學獎裡，如果要提示一種書寫的方向，應該要再對外打開一點。

陳素芳：我同意志峯所說。回到文學本質的問題，這部小說的文字與結構都很好，完全是參加小說獎作品該有的質素，敘述得剛剛好，就等著

評審去批評分析，就是一部「作品」；相對於《洗車人家》，它雖不是精雕細琢之作，敘述樸素卻很能觸動人心。

這是一部非常精緻的作品，結構完整，無論是〈日系快剪〉或〈溫城繪測〉，都設計得很漂亮。作者不會犯下小說創作的錯誤，企圖心也很大，溫州街該有的東西都在，也有提到臺靜農。但讓我讀最久，也最質疑的是寫許壽裳的〈雨在芭蕉裡〉，「可以這樣寫嗎？可以這樣解決這個懸案嗎？」作者使用 AI 來寫是很聰明，但太過簡單的處理歷史事件，無法說服我。另外，為什麼老白是停留在 2009 年？我理解是因為孔德成在那一年過世，但是跟許壽裳死亡有什麼關係？把這段抽掉似乎也不會有太多影響。而且這篇應該要發展成長篇，放在這裡反而成為敗筆。

向陽：這是一個有才氣的年輕人，新世代作家的作品。雖然跟原來的計畫不太一樣，包括題目都改過。原來的計畫有地誌、有人物、有植物還有房舍，想要描繪一張溫州街的地圖。現在的成品，維持了某種程度原來的構想，包括剛剛各位提到的篇章，皆符合作者在作品的說明中提到的「對地方／地景的思考」。作者的文筆非常好，是文青式的流暢。文中會炫耀某些文學、政治的知識，也會出現學院的口吻與術語，都顯示了他的才氣。

這是一部短篇小說集，作者期許每一篇都能夠互相對話，但實際上沒有做到。若要達成對話的目的，必須跟「溫州街」扣在一起。溫州街有一種很重要的植物「魚木」，若是能抓住植物，就像閱讀〈植有木瓜樹的小鎮〉的感覺，也許就能將每一篇故事串連起來，但可惜的是魚木只出現在〈空地〉一文中。

〈雨在芭蕉裡〉，從後設的小說來說，安排 AI 的構想很有趣，歷史本來就能改寫，我也認同可以將這部作品寫成長篇會更好。我讀這篇很感動，描寫許壽裳受害，臺靜農當時為什麼不敢承認早上才見過許壽裳，以及表現這個事件後面的政治因素。這部作品的敗筆是〈文學概論〉，看不出這篇內容跟溫州街的關係。溫州街沒有出過詩社，這篇作品的樣板是溫瑞安「神州詩社」，但「神州詩社」沒有在溫州街活動過，成為這八篇中的敗筆，很可惜。

陳雨航：如果以單一的短篇小說來看，會是很棒的作品，我覺得有機會寫成長篇。作者之前的作品《球形祖母》有點類似家族史的書寫，內容有趣，但是太早結束、不夠多，有長篇小說的開頭，卻無法很好的

結束，很可惜。在這部作品中，作者想以「溫州街」將各篇故事圈箍在一起，卻讓人感覺有點零落，例如理容店，不放在溫州街也能成立。

溫州街已經成為一個「符碼」。有李渝的溫州街，也有林文月的溫州街，屬於臺大幫的溫州街。作者說要重新建構一個溫州街，所以改書名是可以的，不必去挑戰那個符碼，作品名稱「溫州街上還有什麼？」改得不錯。但是作者用典很多是一個比較大的問題，有些部分只有臺大人或中文系的人能瞭解，雖然我是文學圈中的人，但卻未必能解，或許讀前後文還能猜一猜，但對於其他讀者，不是行內的人，是無法解讀的。典故能寫，但需要寫長一點，解釋多一點，或在情節中有交代，應該會比較好。

投票及票數統計

選票上有三位入圍者名單，每位評審進行圈選，亦可不圈，即為從缺。

投票結果

敷米漿《洗車人家》：陳雨航、廖志峯。

徐振輔《西藏度亡經》：向陽、宇文正、陳素芳。

經決審委員確認投票結果且無異議後，徐振輔《西藏度亡經》獲選為第 21 屆臺北文學年金得主。

會議結論

決審委員認為《西藏度亡經》是一部情感真摯且技巧純熟的作品，將田野調查的成果結合了精密的小說技術。作為行旅書寫，作者不僅對西藏的鳥獸風土有著細膩描繪，亦充滿了對歷史文化的深情關照。尋找雲豹作為全書的推進動力，最後卻消解於西寧的動物園中，結合全書的「度亡經」隱喻，帶出西藏自然景物與人文風土的消亡，評審們認為，這部作品既是結構精巧的小說，亦是對人類／

世的深刻叩問。

《洗車人家》以非虛構寫作的形式，帶出社會底層人物的生命困境。作者藉由切身的工作經歷，講述許多動人故事，雖然文學技巧與整體結構的完整性相對不足，然而評審認為，詼諧誠懇的筆觸是作者獨特的創作風格，且作品貼近人生實態，展現出真摯的情感，已經觸及文學核心。

《溫州街上還有什麼？》從穩健的小說技藝中，展現一位新世代作家的才氣。作者孺慕溫州街的文學傳統與歷史氛圍，有形構一幅「看不見的溫州街」的野心。作品的結構精緻、文筆流暢。然而，作品呈現一種封閉、自我耽溺的危險，使用太多只有文學圈中部分人才能瞭解的典故，理解困難，干擾閱讀的流暢性，是為可惜之處。